

## 张子和针刺放血疗法初探

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系

赵峻岭

针刺放血，属于针灸疗法的一种，系通过针刺人体一定部位，使之出血而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。针刺放血疗法起源甚早，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——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就有很多篇籍记载了有关针刺放血的内容，如《内经》一百六十二篇中，涉及针刺放血问题的，就占四十篇之多。之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通过历代医家无数次的临床实践，逐步充实和丰富了它的内容，至于金元时代的张子和则对针刺放血疗法做了很多发挥，成为运用针刺放血疗法最多、成就最大的医家。本文拟就张氏的学术思想及针刺放血的运用，作一初步探讨。

### 一、针刺放血疗法的理论根据：

张氏所以提倡针刺放血疗法，是他非常注重邪气，认为邪气是起决定作用的致病因素。他在《儒门事亲·卷二》说：“夫病之一物，非人身素有之物，或自外而入，或由内而生，皆邪气也。”在治疗中，力主采用攻法祛邪，认为只有那些“脉脱下虚，无邪无积之人”才可以用补法，一切有积有邪的病人，若用补法，犹如“鯨湮洪水”，那是绝大的错误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，对于攻邪之法的运用，达到了精确熟练的程度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习识已久，至精至熟，有得无失，所以敢为来者言也。”

在攻邪论中，他论述了攻与补的辨证关系，指出攻中有补，邪去则正安，如他在《儒门事亲·卷二·椎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》中说：“原补一篇不作当，由近论补者与《内经》相违，不得不作耳，以予言为怪，盖攻者尝知补之为利，而不知补之为害也。”张氏还猛烈抨击了庸医们不掌握好攻与补的关系，以致给病人造成生命危险的错误做法，他在《儒门事亲·汗、吐、下三法误尽治病论十三》说：“惟庸工之治病，纯补其虚，不敢治其实，举世皆曰平稳，误人而不见其迹，渠亦自不省其过，虽终老而不悔。”可见，张氏治病并不是一味不加分析的攻，也不是反对所有的补，而是运用攻补两法时，首先辨明虚实，邪实则攻之，正虚则补之。

在针灸方面，张氏以《内经》理论为根据，认为“血之为物，太多则益，太少则枯，人热则血行疾而多，寒则血行迟而少”。血虽有奉养周身之功，但血热壅滞则反为病，当依《内经》“血实宜决之”的原则，放出其血，则邪热清而血行自然流畅，所以他说：“出血者，乃所以养血也。”张氏还认为“出血之与发汗，名虽异而实同”，但出血较发汗收效更为迅速，且能治发汗所不能治的某些疾病。例如：他在《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》一文中说：“大抵治喉痹，用针出血最为上策。”《内经》：“火郁发之”。发谓发汗，然

咽喉中岂能发汗，故出血者，乃发汗之一端也。”

## 二：针刺放血疗法的运用：

张氏在运用针刺放血疗法中，不但形成自己的理论，而且在长期临床中，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并曾广泛地应用于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、五官科等病证，对于针刺放血部位的选择问题，一般外科病，不拘穴位，多在局部病灶下针，而对其它的一些病证则多用按经取穴法，这与《内经》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张氏用针刺放血疗法的特点是：一是运用铍针（即铍针）多，如《儒门事亲·雷头》说：“雷头者，头上赤肿核或如生姜片，酸枣之状，可用铍针刺而出血，亦除根本也”。又《儒门事亲·赤瘤丹肿》说：“小儿有赤瘤丹肿……可用铍针砭刺出血而愈矣。”由于铍针末如剑锋，出血量多，对人体创伤较大，不是任何疾病都可以的，正如他在《儒门事亲·服药一瘥转入他病论》一节中所说：“……如人肉、肋、膝、踝、肘、腕大痛，医家不察，便用铍针出血，如未愈者，再三出血，出血既多，遂成跛躄，《内经》足得血而能步，血尽安得步哉”。二是出血量多，其放血之多，不少病人是盈升盈斗的，如《儒门事亲·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》说：“昔予治一妇人木舌胀，其舌满口，诸药不愈，予以铍针小而锐者，砭之，五七度，肿减，三日方平，即出血，几斗盈。（注：此处所谓斗，乃酒量器名，每斗约为今七合。）三是每次所刺部位和针数多，特别是对一些外科病，谈到刺数十处以至数百针数百处。如《儒门事亲·背疽》说：“一富家女子……背疽如

盘，痛不可忍……以铍针绕疽晕刺三百针；去血斗，如此三次，渐渐痛减肿消，微出脓而敛。”又《儒门事亲·小儿面上赤肿》说：“黄氏小儿面赤肿，两目不开，戴人以铍针轻砭之，除两目头外，扰刺数十针出血，三次愈。”

张氏运用针刺放血疗法，曾治愈了不少疑难大症，在《儒门事亲·瘤》一节中，记载了一则十分有趣的验案：“戴人至西华……一日魏寿之与戴人入食肆中，见一夫病一瘤，正当目上纲内眦，色如灰李，下垂复目之睛，不能视物，戴之谓寿之曰：“吾不待食熟，立取此瘤。”魏未信也，戴人曰：“吾与尔取此瘤何如？”其人曰：“人皆不敢割”，戴人曰：“吾非用刀割，别有一术焉”。其人从之，乃引入一小室中，令倦卧一床，以绳束其时，刺乳中大出血，先令以手操其目瘤上，亦刺出雀粪，立乎出户，寿之大惊，戴人曰：人之有技，可尽窥乎。”

张子和的针刺放血经验，对指导后世医家进行临床实践，起到很大的作用，明代薛立斋，清代吴尚先即根据他的“大抵喉痹，用针出血最为上策”；“喉闭，肿痛不能言，刺两手大拇指去爪甲角如韭叶是少商穴，少商是肺之井穴也，以铍针刺出愈”的经验，治愈了不少喉痛症，近世也有用针刺放血治愈了麻风病的报导（《大麻风针灸特效疗法》）。充分说明了张氏的针刺放血疗法的经验，是极为可贵的。

总之，张子和对针灸学的贡献是很大的，他的针刺放血疗法，更是独树一帜，为后世的针灸临床实践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，因此，使他成为享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盛名，是当之无愧的。